

会上，奥斯汀承认，环顾全球，能在军事技术领域同美国竞争的对手只有中国，俄罗斯已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落，所以自己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确保中国未来不会在军事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，“永远不会让中国军队战胜美军”，但俄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瓦列里·加尔布佐夫笑称，中国有兴趣与美国进行“军备竞赛”吗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汪道告诉笔者，全球化时代相比冷战时代要复杂得多，很难用“敌我”简单划分国家关系，“像英语里形容‘敌方’的用词有‘enemy’（敌人）和‘adversary’（对手）两个，‘我方’的用词也是两个，即‘ally’（同盟）和‘partner’（伙伴）。冷战里，苏联对美国来说是‘敌人’，但在今天，中国不是美国的‘敌人’，而是‘对手’，这就反映出中美竞争与合作交织，利益与矛盾并存的现实局面”。

拜登在去年12月9日《大西洋月刊》杂志发表题为《我为什么选择奥斯汀出任国防部长》的署名文章里，盛赞他是“久经考验的真正战士和领导”，不仅提到了奥斯汀指挥过陆军60年来最大规模的后勤行动——从伊拉克撤军，这一经历有助于其在出任防长后组织庞大的后勤行动，公平高效地向美军官兵分发新冠疫苗，还提到奥斯汀作为职业军人，深知军事力量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工具，确保美国安全强大，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。

媒体评论拜登选择奥斯汀最根本的原因是，两人“有着共同的信念”，比如，两人都质疑特朗普政府强硬插手中东事务的做法，都深信外交的重要性。此外，拜登还考

虑到从决策团队磨合度出发，奥斯汀也是不二的人选，要知道他早年退役后进入松岛资本投资公司任职，该公司的其他合伙人就是今天的国务卿安东尼·布林肯，这表明他们早有私交，共事自然顺理成章。有学者由此认定，奥斯汀对拜登政府“印太战略”的最大认同，莫过于用“非军事手段”制造地缘优势，捆住中国的手脚，为美军调整转型、形成新一轮“战略抵消能力”争取时间，维系其有些松动的全球霸权。

### 伊拉克“攒业绩”

“说话讲规矩，办事敢担责”，这是所有起用过奥斯汀的领导的評價。1953年8月8日，奥斯汀出生在佐治亚州托马斯威尔的黑人家庭，他们家可是美军史上首位黑人军官亨利·弗里帕的远亲，儿时的奥斯汀也把弗里帕当成人生偶像。1971年，奥斯汀考入西点军校。1975年毕业后，多年按部就班，成了人人“叫好”却很少“叫座”的“军中循吏”。其能“脱颖而出”，要到美国从伊拉克“一进一出”之际。2003年3月，奥斯汀从机关紧急补充回老部队机步3师，当师长助理，参加伊拉克战争。为避免“久战师疲”，美军发起“单刀直入”作战，3师不顾侧翼暴露，十天内从科威特长驱700公里打到巴格达近郊。面

对坚城，美军缺乏对萨达姆残军实力的准确情报，不知下一步是攻是守，偏偏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奥斯汀主动抢过一个旅，发起代号“迅雷”的试探性攻击，4月5日清晨，该旅下属的M1A1坦克和M2步兵战车混编特遣队，沿8号高速公路突入巴格达城西中心区，之后向西转移，与第1旅在机场会合。此次行动取得极大成功，时任美国陆军第5军军长华莱士中将评价此次行动具有很大的风险，是二战以来装甲兵首次对大型城市的突袭行动，体现出高超的指挥技能。战后，时任美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的丹·麦克尼尔中将在报告中给予奥斯汀高度评价，引起美军高层的关注。

之后八年，奥斯汀都因化解美军在伊作战的困局而节节升迁，尤其跟那些热衷同国会套近乎、为退役后进入政坛的战友不同，他保持低调、不苟言笑，但他善于发现下属优点和业绩，反感军事受到太多政治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奥斯汀总给被伊拉克抵抗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的美军收拾残局，包括2011年12月15日代表奥巴马总统带走全部驻伊拉克美军战斗人员，自己亲自卷起军旗登上C-17A运输机，人送绰号“收尾将军”。

有缘的是，伊拉克战争开启了奥斯汀同拜登家族的缘分。拜登的长子博·拜登生前，在2008年10月被征召到伊拉克前线，因为和奥

2010年，已是驻伊美军司令的奥斯汀正式认识时任副总统拜登，后者不仅听取其思路清晰、有简有详的汇报，更实地探察伊拉克安全形势，对奥斯汀的镇定从容印象深刻。